



今年1月3日,从艺70余年的著名淮剧表演艺术家马秀英辞世的消息传来,作为马秀英老师的忠实戏迷,我心中感到阵阵绞痛。

我自幼喜爱淮剧,可以这么说,我是看着她主演的《白蛇传》《三女抢板》《探寒窑》《金龙与蜈蚣》等剧目长大的。马秀英老师在剧中扮演的小青、王玉环、黄秀兰、王宝钏、玉娇等个性鲜明的舞台形象,已深深镌刻在我的心里。

马秀英老师告别仪式1月7日在龙华殡仪馆举行。是日下午3时许,我怀着悲痛的心情,从地铁一号线漕宝路站出来,随着人流往龙华殡仪馆方向走去。一路上,许多人都在谈论着马秀英。在殡仪馆银河厅排队进场的人群中,我看到一位怀抱婴儿的年轻母亲也在其中。天这么冷,冻着婴儿可不得了!我不禁上前询问。她告诉我,她叫史振云,家住浦东川沙,也是马秀英老师的忠实戏迷,怀中的婴儿只有7个月大。这天她乘一辆公交车和两列地铁从川沙辗转赶来,是为了让她的孩子长大后,永远铭记马奶奶的艺德人品。

史振云还告诉我,在马秀英老师的热情支持下,她在新浪UC中开了个“淮友乐缘”群,现已发展到一百多人,成了淮剧迷一展才艺的“网上舞台”。马秀英老师不顾年老体衰,经常在“淮友乐缘”演唱节目,让淮剧爱好者感动不

然带了一本印刷精良的中文版《圣经》送我,我向他表示深切的谢意。他的回答是憨厚的笑容。他对妻子和家庭并不浪漫,还很寂寞,并极具风险。

做海员尤其国际海员,大多数的时间都漂泊在海上,健康和生命的保障与陆地不同。我在医院门诊工作中曾遇到过一位海员,四十多岁,患有高血压病。他每次出海前或回上海后,都会到我医院来“报到”一下,长达数年。

这个海员眼睛大大的,嘴巴因为常带笑容而更加阔大。相熟以后,他为我描述海上的生活,那辽阔的无边际的海洋,与海洋相接的变幻的天气,还有海员生活的枯燥且平静与凶

险的海浪……我关照他多预备点药,多注意休息,每天自己量血压。每次各项体检指标稳定后再出海。我知道,海船离岸后,一般的医疗准备是应付不了加重的疾病的。我同事的哥哥是国际海员,他在某年11月出海,而次年的7月,家里人接到的是他冰冷无声的躯体,死因是脑溢血。如果他在陆地发病及时抢救,后果会不一样。海员除了要与风浪搏斗,还要与凶险的疾病较量。

有一次,那位海员朋友看见我胸前的十字架项链便说:“我们船停靠在国外,岸上经常有人送我《圣经》,你要吗?”我说:“那是传道人,我有《圣经》,但若送的版本不同,我可收藏。”他出海后回来,果

已。得知马秀英去世的消息后,史振云在“淮友乐缘”中设了纪念网页,供大家追忆马秀英老师的高风亮节和音容笑貌。

告别仪式上,我还看到一对年过花甲的淮剧“老戏迷”,他们失声痛哭,声声呼唤着马老师。男的叫姜为宣,女的叫徐银华,是浦东浦兴淮剧沙龙最早的“夫妻档”会员。告别仪式结束后,只见他俩轻轻地抱一幅6.5米长、1米宽的白绸布挽联从门前大厅柱子上拆下来,整整齐齐叠好、抚平,留作永久的纪念。挽联上写着:“马秀英老师,浦东浦兴戏迷永远怀念您!”

早在2004年,浦东浦兴地区的淮剧戏迷自发组织了淮剧沙龙,每逢双休日就聚集在浦兴文化馆排练演唱淮剧,乐此不疲。马秀英老师闻讯后,时不时会赶来为大家义务辅导,与姜为宣、徐银华等一批戏迷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此次追悼会,除了马秀英老师的亲朋好友外,浦东浦兴淮剧沙龙的戏迷们也唱起了“主角”:他们自费包了部公交车,早早来到殡仪馆,主动承担起布置灵堂等活儿,以此来寄托他们的哀思。

离开殡仪馆时,我忽然想到,作为一位人民艺术家,马秀英老师死而无憾了,因为她有着那么多尊崇她、爱戴她的淮剧戏迷,她一生追求的淮剧艺术也将代代薪火相传。

我小时候很喜欢歌曲《鸽子》:“跟你的帆船在海上乘风破浪”,年轻时曾想嫁个海员。长大后才知道,做一个海员并不浪漫,还很寂寞,并极具风险。

做海员尤其国际海员,大多数的时间都漂泊在海上,健康和生命的保障与陆地不同。我在医院门诊工作中曾遇到过一位海员,四十多岁,患有高血压病。他每次出海前或回上海后,都会到我医院来“报到”一下,长达数年。

这个海员眼睛大大的,嘴巴因为常带笑容而更加阔大。相熟以后,他为我描述海上的生活,那辽阔的无边际的海洋,与海洋相接的变幻的天气,还有海员生活的枯燥且平静与凶

险的海浪……我关照他多预备点药,多注意休息,每天自己量血压。每次各项体检指标稳定后再出海。我知道,海船离岸后,一般的医疗准备是应付不了加重的疾病的。我同事的哥哥是国际海员,他在某年11月出海,而次年的7月,家里人接到的是他冰冷无声的躯体,死因是脑溢血。如果他在陆地发病及时抢救,后果会不一样。海员除了要与风浪搏斗,还要与凶险的疾病较量。

有一次,那位海员朋友看见我胸前的十字架项链便说:“我们船停靠在国外,岸上经常有人送我《圣经》,你要吗?”我说:“那是传道人,我有《圣经》,但若送的版本不同,我可收藏。”他出海后回来,果

20多年前,我到南京大学参加作家班考试。那天早上6点40分,我乘公共汽车从县城出发,颠簸了6个多小时,汽车中途在一家路边饭店停下来吃饭,我买了一瓶矿泉水、两只面包当午饭,到南京时,太阳已西斜。

第一次到南京,我对南京的街道不很熟识。出了中央门汽车站,也不知道乘几路车才能到南大校园,只晓得南京大学就在鼓楼旁边不远。于是,我决定步行,就一边走,一边问路。

才走出大约一站路的光景,忽然从右边小巷里,走出一老一少两个人,老者50多岁,像个干部模样,少者30出头。他们来到我的面前,少者说:“老板,能不能帮我们忙?”我一愣,马上站住了。那少者指着老者对我说:“我是河北某县(我没听清楚是哪个县)百货公司的采购员,这是我们经理的钱被人偷了,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打个电话回

还是少按好。还有,在马路上也别猛按一通。”

我后来随老周去了几个开车的家,我这才知道,老周虽然退休了,但他心中的交警情结仍在。他对小区内每个司机都了如指掌,谁违规停车,谁乱按喇叭,谁是新手,谁进小区速度快,谁平时喜欢喝酒……他都记得一清二楚。在春节期间,他一一走访开车的行为,让小区居民跳起了大拇指。

开车,在今天已司空见惯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买车,学会了开车。但是,有了车子不等于会开车,老周有的放矢给开车人上了生动的一课。

大家来关心驾驶员,希望在单位与小区内都蔚然成风,也让司机们自觉开好文明车。

过得桥,便是大澳的集市。但见狭窄的石板路两边,最多的是海产品的摊档。咸鱼、虾羔、茶果、鱼肚,应有尽有。摊档前,游人如织,在挑货讲价。从这里购物,大多是作手信之用。手信者,礼物也,游人游大澳后带回去馈赠亲友的小礼物。

有人说,到大澳,不去看棚屋,就等于没到过。这话有道理。远远望去,一间接一排,一排连一排,用水柱、水泥柱矗立在海水中而建起的棚屋,实在壮观!

棚屋者,是当年渔民建在涌口一带,以木柱将木屋架在水中,便于泊船和水上人家居住的房子。因为棚屋多,便形成了大澳特殊的棚屋景观。现在,这棚屋也与时俱进了。原来的木屋都包上了银光闪闪的马口铁皮。为了防锈,有的在铁皮上涂了油漆。包上铁皮的棚屋,自然密不透风。于是又装了空调。

巧遇采购员

廖新华

去?”说着,那位“经理”的手就伸了过来,准备跟我握手。我没敢跟他握手,“经理”也不介意,他忙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,对我说:“这是我的名片,你放心,我们跟家还联系上了,保证把钱还你。”我一听是与钱有关的事,他的名片我也没接,赶忙说:“哦,对不起!我不是什么老板,你也看出我是外地人,刚下汽车,我连自己住的地方都没找到,哪有钱借你呢?”我说的理由虽不充分,但脚步已不再停留,且头也不回,我是怕人生地不熟,被人骗。

就在我往前走出一站路的时候,又从小巷里出来俩人,大约30多岁,边走边向我打招呼:“哎,同志,等等……”我稍微放慢了脚步,只见其中一人掏出一张名片,向我介绍说:“我们是安徽省某县(他说的那县我也没记

住)百货公司的采购员,我们的钱被偷了,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们打个电话?”我一听,刚才遇到的是河北某百货公司的采购员,现在是安徽的,且都是借钱打电话,哪有这种事?我想,他们一定是骗子,看到我土头土脑的,一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样,觉得我好骗,就忽悠我来了。我不敢跟他们啰嗦,头也不回,只顾往前走。他们见我理睬,还扯着嗓门在后面喊:“哎!别、别走……”

我走了好远之后,才回过头来,看到他们没跟上来,我才放下心来。后来,我想,他们肯定是骗子,哪有这种巧事,还都是采购员。再走一点路,我在许府路小学大门前停住,向报摊卖报纸的大妈问路,知道南大校园就在前面,我心情才放松下来。

电视台派我到西部拍一部反映农村原生态生活的纪录片。到青阳村的第三天早晨,我扛着摄像机正准备从村公所出发,一个瘦瘦的小女孩忽然拦住了我:“阿叔!小女孩胆子很小,说完就怔怔地看着我。我放下摄像机弯腰一笑,小女孩胆子大了:“阿叔,你能不能上我家去拍?”我摇摇头。小女孩急了:“我给你鸡蛋。”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鸡蛋伸了过来。望着小女孩清澈的眼神我有些疑惑,但还是摇头。小女孩呆了呆,接着哇的一声哭了:“阿叔,求求你去我家拍吧!我妈妈快不行了。”我心中一紧:“你是要我给你妈妈拍?”小女孩使劲点点头:“我妈妈一直生病,这次快不行了。阿叔,求求你。”我拉着小女孩的手心里酸酸的,看她身上这套大人旧衣服改小的外套,家境一定很不好,肯定是家里没钱拍照她才来求我。

一到小女孩家,我顿时被屋内的寒酸惊呆了,斑驳的墙壁上到处都是孔,陈旧的房梁被积年的烟火熏得摇摇欲坠。小女孩的妈妈半依在床上,额头缠着毛巾,双眼深陷,瘦骨嶙峋。我怔怔地看着她,悲悯之心油然而生。

“阿叔可以开始吗?”我匆忙调准镜头对准这对母女。“我妈妈不能说话了。”小女孩拉着她妈妈的手,紧了紧被子,“她躺了三年,家里已经没钱治病了,我爸爸在外地打工,有了钱就送回来带我妈妈去医院。上个月我爸在工地扎伤了脚,因为舍不得钱治疗,呜呜——呜呜——我爸爸那只脚废了。”

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,肩头的摄像机一直在微微发抖。当我擦干眼泪再将镜头对准这对母女时,小女孩正端着一个缺了口的黑碗给妈妈喂水。“家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,爸爸不能干重活,只能在外面拾垃圾捡破烂。爸爸也很辛苦。我希望——有好心人……能帮帮我们。”小女孩喝完水,扶着妈妈靠在了床边说:“阿叔,好了,就拍这么多吧!”

我没有停下,将镜头再一次定格在母女俩脸上:这是一张饱经沧桑的脸,岁月给她留下了深重的记忆。我要让小女孩不再遗憾,让她永远记得曾经这么近距离地和妈妈一起坐在床上。

第二天一早我到县里把照片打印了出来,当我把照片交到小女孩手中时,女孩激动得满脸泪花:“阿叔,是不是带上这些照片我就可以去城里向别人求捐了。那样我妈妈的病就有钱治了。”

我浑身一颤,泪水汹涌。我明白了孩子的用意。

一个少女的求助

周灵峰

云冈石窟(钢笔画)

王世安

许传福
今宵灯谜

今宵灯谜